

日治時期 在「滿洲」的台灣人



訪問：許雪姬

紀錄：許雪姬・鄭鳳凰・王美雪・蔡說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79)

日治時期 在「滿洲」的台灣人

訪問：許雪姬

紀錄：許雪姬・鄭鳳鳳・王美雪・蔡說麗
李定山・何金生・李聯華・傅慶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新學
社
PDG

弁 言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籌備時期，即由籌備主任（嗣任首任所長）郭廷以擬訂進行，其目的在訪問當代軍事、政治、外交、文教、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請其自述生平，爲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自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起迄六十一年九月止，參加訪問工作者先後有沈雲龍、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訪問者七十餘人，成稿六十六份，約四百八十萬言。

口述歷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本所於七十一年開始徵得應訪者（或其家屬）同意，陸續刊印訪問紀錄，列爲口述歷史叢書。七十三年春在所長呂實強推動下，成立口述歷史組，恢復訪問工作。

本所訪問人員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飾。初稿送應訪者校訂後視爲定稿。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或有涉及價值判斷、個人恩怨、政治立場，而紀錄或語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誤植，尙祈讀者賜函指正。

序

所謂滿洲包括一九三二年成立的滿洲國，以及早在一九〇五年六月起成立的關東州（後改爲關東廳）所轄的領域。換言之即清代的東三省或民國後泛稱的東北地區。日本在一八九五年佔領台灣後，台人受到差別待遇，爲了求職、學業或其他原因乃隨日本人的腳步前往滿洲。據目前的資料，新竹人謝介石可能是最早活躍在東北地區的台人，由於他後來任滿洲國第一任外交部總長，起了指標性的作用，使台灣青年興起「有爲者亦若是」之慨，陸續前往滿洲。由於滿洲國是傀儡政權，早在日本戰敗即壽終正寢，有滿洲經驗的台人，除了必須面對漢奸審判的威脅，且因過去在滿洲公職的履歷，不列入年資，故大半隱藏這一段經驗；而相關資料零散，不易搜尋，致使五十多年來未有人研究過在東北的台灣人。然而再不進行有滿洲經驗者的訪談，這些人都已到了八、九十歲的年紀，無法再等待。或有人說，有滿洲經驗的台人有何重要性可言？如果由戰後吳三連入主台北市政府重用「東北幫」、台電公司的菁英中不少有滿洲經驗者來看，它是日治時期台人的海外經驗的一環，尤其「滿洲國」不可能再出現之下，研究這個主題有其意義。

我之所以對日治時期台人赴滿洲者產生興趣，緣於一九九一年起從事有關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受害者本人的口述訪談，在訪談過程中，發現有些人有滿洲經驗，尤其是顏再策，他曾經肄業滿洲建國大學，事件中帶領高雄中學學弟和在高雄火車站的憲兵隊對抗，中彈身亡；到了世紀末，我從事白色恐怖受難家屬的訪談時，又赫然發現白色恐

怖的魔手也伸向建國大學的畢業生如李水清、黃山水、林慶雲等，這些偶然的發現使我對日治時期千里迢迢前往東北的台灣人產生興趣。我的親戚也曾遠到哈爾濱，任職滿鐵，還留有當時的照片、信件；我四叔在戰後考上國內的留學考，進入北京大學，然而在共軍進入北京城後，他離開北京前往哈爾濱，並亡於該地，更引起我對日治時期赴東北的台灣菁英產生高度興趣。因此向中央研究院申請主題計畫，得到三年的補助，才能進行一系列的研究。

事實上早在一九九二年我已開始做有關滿洲經驗者的訪談，包括梁許春菊（夫梁炳元）、梁金蘭、梁育明、吳左金、楊蘭洲、陳許碧梧（夫陳錫卿）、謝報、吳金川、蔡西坤、林鳳麟、黃順記、盧昆山、吳憲藏、李水清、楊希榮，除後兩者外，相關成果已分別發表在本所的《口述歷史》第五、第六期。上述訪談名單，先是已故梁許春菊女士的介紹，繼則為陳許碧梧女士介紹到「東北會」（有東北經驗者的組織）訪談已故楊蘭洲先生，得其協助、疏通，才陸續訪問到有滿洲經驗者。當然這也和解嚴有密切的關係。

再度於一九九九年展開訪談，感慨良多，一九九二年受訪者已有半數以上不在人間，因此東北會的相關名單、滿洲醫科大學的在台校友會名單就成為我追查、聯絡的基礎。此時的訪問更加困難，一方面是有人年事已高，有病在身，亦有人仍認為事情過去了，就不必再說，令我感到萬分的為難，這時候得到東北會總幹事林永倉先生的協助，及已受訪者的互相介紹，得以再訪問二十七個人。其中至感遺憾的有三件事，一是曾服務於滿洲中央銀行的許建裕先生已聯絡訪問事宜，在尚未進行時，即聞其惡耗；一是滿洲醫科大學畢業的施義德醫師，前年接受我訪問後，於年中過世；一是曾在建國大學就讀的涂南山先生，不願意刊出訪談稿，不過他豐富的人生經驗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對我撰寫相關論文提供了相當大的助益。

這二十七位受訪者中若以職業別來看，醫生及醫生夫人共有九人：

施義德（滿洲醫科大）、劉建止（滿洲醫科大專門部）、余錫乾（新京醫科大學）、葉鳴岡（新京醫科大學）、李晏（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翁通達（東京東洋醫學院）、侯金魚（人目前在上海，夫石林玉燦，畢業於日本東京醫科大學）、葉彩屏（夫劉萬，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林黃淑麗（夫林錦文，畢業於日本大學醫學院）。

其次，在滿洲中央政府部門任職者，共計十一人：徐水德（財政部、經濟部）、黃陳波雲女士（夫黃清塗，外交部）、陳亨卿（民生部、經濟部）、洪在明（營繕需品局機械科）、李謀華（建築局設備科）、林永倉（交通部土木總局）、林更味女士（夫林世城，財政部）、許文華（父許鶴年，專賣署、滿洲纖維聯合會社），楊藏嶽、李訓忠、翁通楹（大陸科學院）。至於在國策會社和準國策會社工作的有三人：陳永祥（滿洲電氣電話會社）、陳嘉樹（產業調查局、滿洲電氣化學會社）、傅慶騰（滿洲電業）。在私人公司任職的有一人：許長卿（服務於台人李清漂開設的日新鐵工廠），另有兩位教育界人士：何金生（維城國民高等學校）、陳登財（新京工科大學化工系）。

訪談的內容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前往東北的原因，在東北的適應及日常生活，在東北各民族間的差別待遇，與日人、滿洲人相處的情形，戰後回台的過程；回台後任職情形。由於出身背景、行業及其他因素，每個人的遭遇不盡相同；因此每一篇訪談都是一個小故事，有的是夫妻合作完成，有的是夫妻、父子的共同敘述，這活生生的經驗，使我在撰寫論文時助益良多。尤其珍貴的是瞭解在「滿洲國」的有些台人，其家族成員大半都有滿洲經驗，如洪在明及其五個兄弟，陳嘉樹家族，袁錦昌家族……，都是最好的例子。透過訪談，使我往後利用各種滿洲相關人名錄、職員錄、校友會建立名單時得以瞭解其背後的人際關係。其次目前有關戰後在大陸的台人如何回台，已有何鳳嬌、簡笙簧、張建偉等人研究，其中只有張文略有提及東北台人的返台，唯不盡詳細；筆者此次利用口訪的材料，始得詳知其經過、脈

絡，及所遭遇的困難。由回台後的情形，可以了解渠等到東北擔任公職或醫生究竟對往後的生涯有何意義，這是日治時期台人海外經驗中極其珍貴的實證性史料，填補了一段歷史的空白。

除了上述這些訪談紀錄外，另有徐水德先生提供的〈光復日記〉，記載八月九日蘇軍入侵滿洲，台人如何集結逃往新立城，及遷回長春後的生活，也敘述同鄉許坤元的死，以及協助國民政府人員，如張嘉璈（長春鐵路理事長兼東北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等在東北的接收。本書另有成大校史編纂委員會所提供的〈傅慶騰回憶錄〉，傅慶騰任職於南滿洲電氣株式會社，經歷了戰後於阜新發電所面臨與日本同人玉碎（集體自殺），與蘇軍司令部的談判，及被迫協助蘇聯拆遷阜新廠的所有設備運往大連的經過。其經驗相當可貴，是印證蘇軍在東北惡行最重要的證言。此篇為傅慶騰先生以日文撰寫，成大歷史所博士生高淑媛翻譯並提供。此稿件經本人與傅先生確認，略作修正，並取得其刊載的同意函，在此特別向成大校史編纂委員會、高淑媛小姐致謝；李定山談其叔李晏，則是作者應筆者之邀撰寫。

本訪問紀錄不在滿洲國加上「」，因為滿洲國為傀儡政權是眾所周知的事。而對於有部分台灣話直接書寫如「疏開」等名詞，及一些日文辭彙，則盡量加註，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受訪者使用的語言都是台灣話加上日語，而非我們一般通用的國語。另外「滿洲」「東北」二詞互用，這是保留受訪者的說法，未予統一。至於年代則以西曆為主，附日本或滿洲國紀元，唯部分亦隨受訪者的主觀意見，而未予統一，希望讀者鑒諒。又（ ）內為受訪者的補充，〔 〕為訪談者的說明，說明內容較多的部分則以頁註處理。

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還提供一些重要的照片，豐富了本書的內容，謹向受訪者致謝；而這些訪談紀錄大半由我的三個助理合力完成，她們是鄭鳳凰、王美雪、蔡說麗小姐。鄭小姐是我中研院主題計畫「日治時期赴滿洲國的台灣菁英」主題計劃的助理，除協助口述訪談的紀

錄外，她幫我翻查《滿洲國政府公報》、相關學校的校友會名單，以便查證訪談紀錄的時、地是否正確；更為本書做了部分註解；王、蔡兩位是「台灣歷史辭典」計劃的助理，她們在鄭小姐產假期間拔刀相助，協助整稿工作，在此致上我深深的謝意！

此外，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辛勞及提出的寶貴意見，本所口述歷史組的成員協助出版事宜，都是筆者所要感謝的對象。

許雪姬

2001.10.15

目錄

弁言	iii
序	v
施義德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許雪姬 3
劉建止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鄭鳳凰 13
余錫乾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鄭鳳凰 25
葉鳴岡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鄭鳳凰 43
李定山先生談家叔李晏	撰寫／李定山 63
侯金魚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王美雪 77
翁通逢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鄭鳳凰 101
葉彩屏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許雪姬 123
林黃淑麗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王美雪 137
何金生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何金生、鄭鳳凰 153
陳登財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鄭鳳凰 219
徐水德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鄭鳳凰 231
附錄：光復日記	

黃陳波雲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王美雪	281
陳亭卿先生夫人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王美雪	291
洪在明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王美雪、鄭鳳凰	309
李謀華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李謀華、王美雪	327
林永倉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王美雪	347
林更味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鄭鳳凰	359
許文華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蔡說麗	401
李訓忠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蔡說麗	423
楊藏嶽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鄭鳳凰	437
翁通楹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鄭鳳凰	457
陳永祥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王美雪	485
陳嘉樹、陳高絃夫婦、陳正德先生 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蔡說麗	505
傅慶騰回憶錄	撰寫／傅慶騰 翻譯／高淑媛	547
許長卿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鄭鳳凰	585
索引		609

施義德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

紀錄／許雪姬

時間／民國 89 年 4 月 6 日

地點／南投市彰南路施宅

施義德先生(1916~2000)，鹿港人，1931 年入滿洲醫科大學預科，1942 年畢業，後在母校附屬醫院任小兒科醫師，1943 年回台，在東北前後十二年。

到滿洲讀書

我出生于 1916 年（大正 5 年）12 月 18 日，鹿港人，曾祖父施而盆（1829~1871）時代遷居南投，祖父施學賢（1868~1930）那一代在事業的經營上有了大發展，他開了南投糖廊，也開鞋廠與活版店，到我父親施成周（1891~1981）那一代，他先就讀於大目降糖業講習所（大目降即今新化），以後就職台灣製糖會社，亦靠收租過活。

我於 1928 年（昭和 3 年）畢業南投公學校後，由於沒有考上台中第一中學，1930 年（昭和 5 年）乃到日本山口縣就讀阪府商業學校，



施義德(右)與周壽源合影

經過一年多，我的姑表表哥周壽源（1912年6月22日生），^①他在1936年（昭和11年）考入滿洲醫科大學，之前他先讀滿洲醫科大學的豫科，他勸我說如果將來要讀醫科，最好現在就轉學到滿洲醫科大學豫科較有希望，我聽從他的建議就到了滿洲。經過特別考試後，轉入滿大豫科。住則在啓明寮。豫科校舍在醫科大學隔壁，豫科畢業後，順利進入滿洲醫科大學。

在學中有一百餘位同學，分成甲乙兩組，我是乙組，當時班上有十個滿洲人，其中只有

一個女生，叫楊鳳文，我們都稱她為一點紅，她很會讀書，但是卻不會玩。我最喜歡的運動是打冰球—ice hockey アイスホッケー，有時

^① 周壽源，1936年4月1日入滿洲醫科大學，1940年畢業，據〈滿洲醫科大學昭和15年學籍簿〉所載，其保證人為叔父周松坡，本籍是奉天省瀋陽縣。但據施義德先生言松坡是周壽源的號，其本籍台灣鹿港。



參加滿洲國協和會，施義德爲西裝上有黑色記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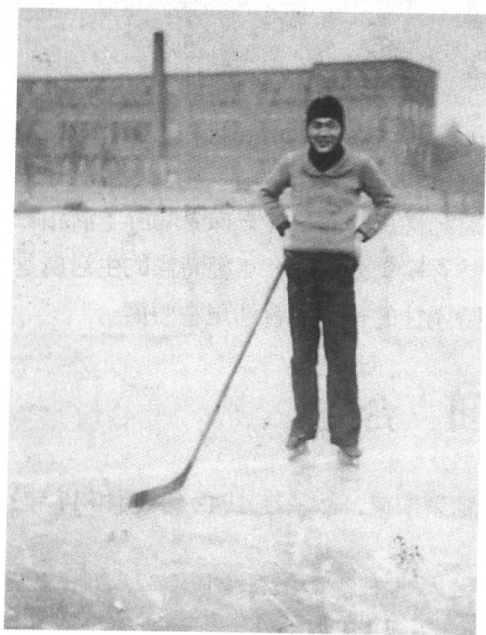
也會去喝酒，醉了就打一架，還記得我的前輩林秀梯^②喝醉了酒和日本人打起來，他就去叫他哥哥林秀模^③來助陣。年輕時候的生活真是令人懷念，現在年紀大了，有時過往的一切還會浮現在眼簾。

回 台

由於戰爭之故，提早半年結束學業，故我在 1942 年(昭和 17 年)

② 林秀梯，1941 年畢業，羅東郡五結庄人，曾任滿鐵大連醫院外科醫師、台北仁濟醫院外科主任，台灣水泥公司蘇澳廠醫師，宜蘭縣蘇澳鎮衛生所主任，後在台北縣三重開長泰醫院。參見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科大學一覽》(奉天：滿洲醫科大學，昭和 16 年)，頁 180；JD24, 47〈滿洲醫科大學昭和 16 年學籍簿〉；及吳銅編製，《台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 年)，頁 19。

③ 林秀模，1937 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林秀梯之兄。參見《滿洲醫科大學一覽》，頁 160。



上：在人體解剖課中

下：施義德在滿洲玩冰棍球



右：滿洲醫科大學同學合照，第三行左起第四位為施義德



畢業，取得醫師資格，先任母校小兒科醫師，將近一年。由於戰爭愈趨激烈，日本人醫生都被徵兵，我在小兒科十分忙碌，而當我在報紙上看到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④的座機在ソロモン上空被擊落而戰死時，日本海軍都到哪裏去了，連海軍大將都戰死？而物資漸缺乏，又得肋膜炎，我想父母只有我這麼個兒子，在局勢愈壞的情況下，我不回台灣不可。主意已定，我帶著豫科同學錄及簡單行李，乃赴大連搭船，經過四天才到達基隆。

由於在這之前曾有高千穗丸被美艦擊沈之事(1943年)，故船並不按原來航線航行，感覺上歪來歪去，在船上可見有日本的潛水艇浮上來請安，我想日本才有可能保護商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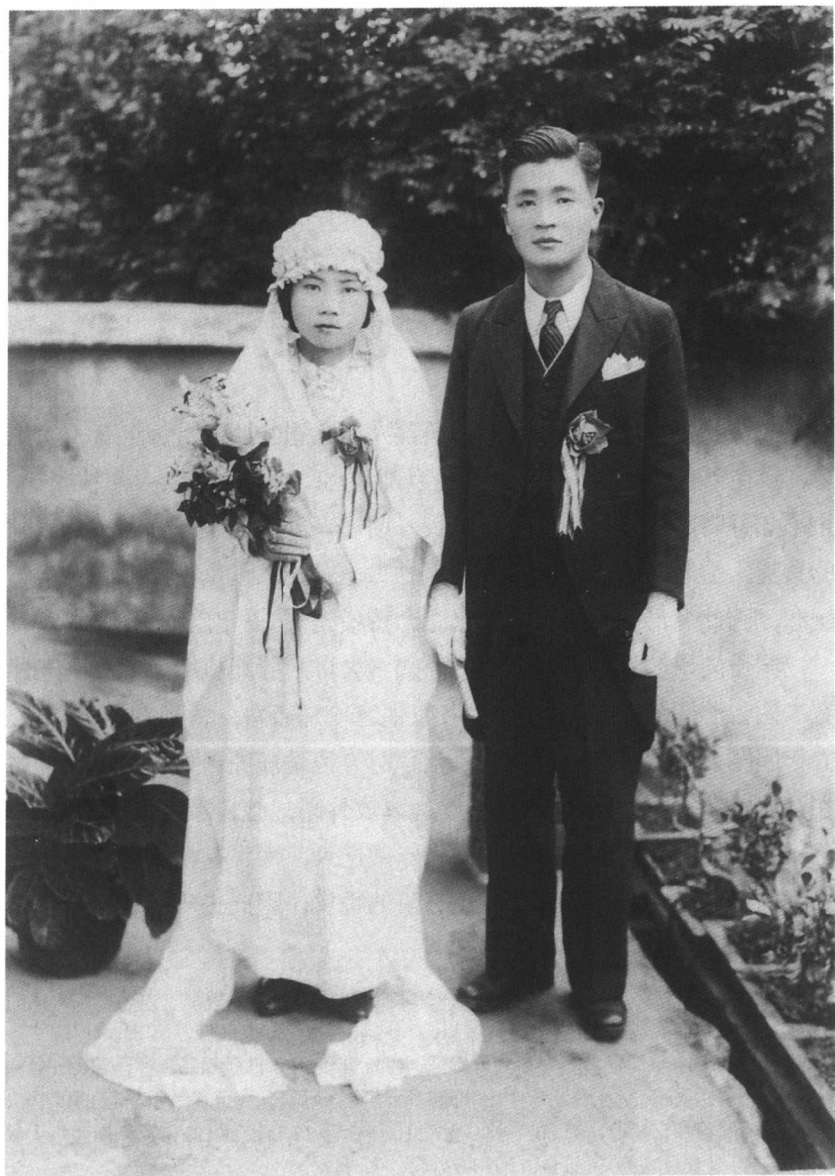
回台後，又有被徵到海外當軍醫的可能，於是透過岳父王順風^⑤的介紹，進入左營第五燃料廠當小兒科醫師。

結婚與就業

1944年(昭和19年)我和畢業自台北第三高女的王信(第十八屆)結婚，岳父王順風也是醫生，南投人。翌年我轉到高雄當軍醫，當時算是高等官，住高等官宿舍，官階為少尉，汽車出入插藍旗，好不神氣，我的大兒子施春雨，於1945年(昭和20年)出生，才出生三天，太太就抱著他開始躲警報，為此還未滿月就在二水住過旅館。那一次我因為值班不在家，在太太躲的隔壁防空洞的一個在傅姓醫師開業醫院服務的女護士正仰首在處理燈泡，那知子彈正好射中其喉嚨，當場死亡。

④ 山本五十六(やまもと いそろく)，1884.4.4～1943.4.18，新潟縣人，1943年4月在所羅門上空戰死，被追贈為元帥，6月5日舉行國葬。

⑤ 王順風，1921年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二十屆)畢業。(《國立台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台北：景福基金會，民國81年，頁12)



施義德與王信結婚照(攝於1944年4月)